

禪宗公案

從祖師禪的禪宗公案中去體悟明心見性的本來面目。

(1). 六祖惠能:亦痛亦不痛

神會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

六祖以柱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

對曰：「亦痛亦不痛。」

祖曰：「吾亦見亦不見。」

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

祖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

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

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

神會禮拜悔謝。

(2). 六祖惠能:不落階級

行思禪師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

六祖曰：「汝曾作甚麼來？」

師曰：「聖諦亦不為。」

祖曰：「落何階級？」

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

祖深器之。

(3). 六祖惠能:風動幡動

一日，惠能大師思惟：「當弘法，不可終避。」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幡義，一曰風動，一曰幡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

(4). 六祖惠能:我不會佛法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

師云：「會佛法人得。」

僧云：「和尚還得否？」

師云：「我不會佛法」。

(5). 六祖惠能:非關文字

六祖惠能大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六祖惠能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

尼乃執卷問字，六祖惠能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

六祖惠能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6. 六祖惠能:分別亦非意

一日，玄覺禪師前來參拜六祖大師。

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

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覺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

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

師曰：「返太速乎？」覺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

師曰：「誰知非動？」覺曰：「仁者自生分別。」

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覺曰：「無生豈有意耶？」

師曰：「無意，誰當分別？」覺曰：「分別亦非意。」

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7. 嵩嶽慧安國師: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

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

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

問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

8. 二祖慧可:佛法無二

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

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

祖曰：「將罪來，與汝懺。」

居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

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

居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

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

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

祖深器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

9. 達摩祖師:安心法門

慧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

達摩祖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

慧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

祖曰：「將心來，與汝安。」

慧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

祖曰：「我與汝安心竟。」

10. 達摩:寂靜宗

達摩大師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

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為寂，於法無染名之為靜。」

達師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

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

達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

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

11. 三祖僧璨: 誰縛汝

隋開皇十二年王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

來禮僧璨大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

璨師曰：「誰縛汝？」

信曰：「無人縛。」

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

12. 寒山大士: 還識牛麼

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寒山大士見牛迹，問趙州曰：「還識牛麼？」

趙州曰：「不識。」

寒山大士指牛迹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

趙州曰：「既是羅漢，為甚麼却作牛去？」

寒山大士曰：「蒼天！蒼天！」趙州呵呵大笑。

寒山大士曰：「作甚麼？」

趙州曰：「蒼天！蒼天！」

寒山大士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13. 法海禪師: 即心即佛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

法海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

六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

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14. 荷澤神會禪師: 佛性入地獄

揚州長史王怡問曰：「佛性既在眾生心中，若死去入地獄之時，其佛性為復入不入？」

神會禪師曰：「身是妄身，造地獄業，亦是妄造。」

王怡問曰：「既是妄造，其入者何入？」

禪師答曰：「入者是妄入。」

王怡問：「既是妄入，性在何處？」

師答曰：「性不離妄。」

王怡問：「即應同入否？」

師答：「雖同入而無受。」

王怡問：「既不離妄，何故得有人無受。」

師答曰：「譬如夢中被打，為睡身不覺知，其佛性雖同入，而無所受，故知造罪是妄，地獄亦妄，二俱是妄受妄，妄自迷真，性元無受。」

15. 南嶽懷讓禪師：磨磚豈得成鏡(破執)

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

道一曰：「圖作佛。」

師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

道一曰：「磨作甚麼？」

師曰：「磨作鏡。」

道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

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

16. 石頭希遷禪師：石頭本不失

行思禪師曰：「子何方來？」

希遷曰：「曹谿。」

行思禪師曰：「將得甚麼來？」

希遷禪師曰：「未到曹谿亦不失。」

行師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

希師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

希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

行師曰：「汝今識吾否？」

希師曰：「識又爭能識得？」

行師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

17. 石頭希遷禪師：那箇是汝心

潮州大顛和尚初參石頭希遷。

石頭問大顛師曰：「那箇是汝心？」大顛師曰：「言語者是。」便被喝出。經旬日，

大顛師却問石頭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

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

大顛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

大顛師言下大悟。

18. 大珠慧海禪師：饑來喫飯睏來即眠

有源律師來問慧海禪師：「和尚修道還用功否？」

海師曰：「用功。」

律師曰：「如何用功？」

海師曰：「饑來喫飯，睏來即眠。」

律師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

海師曰：「不同。」

律師曰：「何故不同？」

海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

律師杜口。

19. 嵩山安德國師:密作用

懷讓禪師與僧坦然參嵩山安德國師，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安德國師曰：「何不問自己意？」

懷讓禪師曰：「如何是自己意？」

安德國師曰：「當觀密作用。」

懷讓禪師曰：「如何是密作用？」

安德國師以目開合示之。坦然於言下知歸，懷讓乃即謁曹溪。

20. 馬祖道一禪師:吸盡西江水

龐蘊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

馬祖道一禪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龐蘊於言下領旨，頓悟玄機。

21. 鳥窠道林禪師:白居易詣鳥窠道林禪師

元和年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禮謁，乃問鳥窠禪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

鳥師曰：「太守危險尤甚！」

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

鳥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

白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鳥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

鳥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白遂作禮。